

請看第二十面，「衣食誠警第四」：

這十章每一章的經文長短不一樣，每一章是敘說一樁事情，與我們修道皆有切身的關係。要不親近師友，換句話說，我們修學的因緣就欠缺。有師有友，底下今天我們讀的這一章就是道糧的問題，如果沒有道糧，對我們修行也造成重大的障礙，俗語常說「法輪未轉食輪先」。現在老百姓生活水準提高了，出家人生活水準也提高了，像從前那樣清苦的生活，縱然是有道，恐怕也沒有出家人願意到這裡來學，為什麼？生活太苦了。總而言之，生活要能過得去，要能叫我們住得身心自在，而後才能夠辦道。固然苦行是世尊一直讚歎的，但是能夠從苦行當中成就的必定是非常人，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做不到。因此常住的生活，四事供養總得盡心盡力做到一個水準。這一段是大師在衣食這方面首先給我們提出警告，就是警誡的意思。我們讀經文：

【衣食由來。長養栽種。墾土掘地。鹽煮蠶蛾。成熟施為。損傷物命。令他受死。資給自身。】

這一段是講過失。佛法是慈悲為本的，不食一切眾生肉正是慈悲。也有人說，動物有生命，植物也有生命，你不忍心吃動物，你為什麼忍心去吃植物？這個話乍聽起來也好像很有道理，照佛法講確實是如此，一切生物都不可以傷害。但是我們現在受的是業報之身，我們為業力驅使，沒有飲食生命就不能保存。這是說沒有得道之前，得道之後不要飲食了。諸位要記住，飲食是可以離開的，你看經裡面講的「五蓋」，蓋就是蓋覆我們的本性；又說「五欲」，五欲是財色名食睡，五欲是可以離開的，色界天就不需要飲食了。

換句話說，這還不是在出世間禪定，世間禪定裡面你要是得到初禪，就不要飲食了。他們是「禪悅為食」，不但動物的肉你不要吃，植物你也不要吃它了。可是你沒有到初禪以上的功夫，一定需要植物來滋養生命。

植物也有生命，動物也有生命，為什麼選擇植物而不選擇動物？這種情形要細說，在佛法裡面情與無情的界限很難劃分，佛法裡面常講性相兩分，性這一邊就是我們講屬於情的，另一邊是我們講的器世間，情、器世間，就是有情跟無情。所謂生物是介於情與無情當中，譬如我們這個動物，動物是一半有情、一半是物質，我們的肉體四大是屬於相分，我們的精神是屬於性分，心的一部分，和合的。愈是往性這邊去，他的感情愈豐富，智慧愈高；愈往相這邊去，感覺愈淡，智慧愈低。低到極處就變成什麼東西？我們現在所講的礦物，磚頭瓦塊這是礦物，就不屬於生物，是無生物，無生物它還是相分。因此我們選擇盡可能往相這個方向選擇，不可以往性這個方向選擇。我們吃植物道理就在此地，同樣是生物，往性這邊去他靈性愈高，往相這邊去他靈性愈低，所以盡可能往相這個方向，而不可以往性這個方向，選擇的理由是這麼說法。真正功夫到了，那就不要了，這個道理我們要懂。因為在外面許許多多人問到這個問題，這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，我們受業報之身，就業力來選擇，選擇在生物裡面比較屬於低級的。細說植物也有感情，像花與草都有感情，但是它的感情比起動物來說是差得太多，沒有動物這麼顯著，沒有動物這麼樣的強烈。在《戒經》裡面佛告訴我們，「清淨比丘不踏生草」，這就是對於一切生物都要愛護，那個地方有路你就不可以在草地上走，你在草地上走對它是個侮辱，它也有生命，你不可以傷害它、不可以惱害它。如果沒有路，那沒有辦法，一定要從那裡經過，這是可以的，有路就不可以。樹木花草不可以任

意的去摘折它，不可以。這就是愛護生物，不但是動物，連植物都愛護。所以它有生機在。

衣食，這一段是給我們解釋衣食為功過之由。我們要念『衣食由來』，想想它的來源。穿的這個衣，這個布是棉織品或者是絲織品，棉織品當然要『長養栽種，墾土掘地』，我們吃的五穀雜糧也是如此。『鹽煮蠶蛾』，這是講絲織品。這都是說的衣與食。『成熟施為，損傷物命』，這兩句是動物、植物都包含。『令他受死，資給自身』，我們得到衣、得到食，叫這些生物都得要喪失生命，植物也好、動物也好。這幾句就是說我們雖然得來，總是有過處。如果我們得到這些資助我們的色身，維護我們的生命，我們用這些生命來修道，這些生物雖然喪失生命，它也有功德，它對於道業上有貢獻，它有功德。如果我們不為道，放逸、享受，造種種罪業，那就不得了，那就變成重大的過失，這一點得要明瞭。

【但畏飢寒。不觀死苦。殺他活己。痛哉可傷。兼用農功。積力深厚。何獨含靈致命。亦乃信施難消。雖復出家。何德之有。】

這幾句是大師對我們的警惕教誡。要曉得，我們是為飢寒所逼，這就是業報之苦，不得不穿衣，不得不吃飯，這是免不了的。可是你總得想想，我們衣食來源都叫那些生物喪失了生命，你要能觀察到牠的死之苦，殺牠來養活我們自己，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應當有悲痛之心。何況這裡面還有一些農夫，還有一些工人，一些商賈，多少的人力、物力，『積力深厚』，我們才得到一件衣、才得到一粒米，很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末後這幾句是感嘆之話，『何獨含靈致命』，含靈是指一些動物，肉食的。法師為什麼要說這些話？永嘉是唐朝時候人，在那個時候大乘佛法裡面素食提倡不久，素食的運動是梁武帝提倡的。在梁武帝之前，我們出家人跟印度一樣，跟現在泰國小乘國家一樣，小乘國家是托鉢的，托到什麼吃什麼，吃三

淨肉。佛法剛剛來到中國，出家人也是如此，梁武帝讀《楞伽經》，讀到「菩薩不吃眾生肉」這一章非常受感動，他自己首先就斷肉食，吃長素，並且勸告所有的出家人應當要這樣奉行。出家人素食在全世界只有我們中國人遵守，日本的和尚他們吃肉，外國法師他們都是吃肉的。

還有一個就是燃身，燃頂、燃臂香也是只有我們中國有，外國沒有。邊疆的佛教，你看像甘珠活佛，諸位都看到的，他們沒有燃頂。這些全是在大乘戒裡面，不吃眾生肉。燃頂，給諸位說，我聽說現在有很多人矯枉過正，不懂得燃頂的意思，甚至於滿身都燒，還燒了一百八十顆念珠，還有燒個卍字，還有燒的滿頭都是。這不但不是佛法，反而害了佛法。為什麼？人家一看就不敢出家了，出家要把身上都燒遍了，這還敢出家？把人的一點善念給斷絕了，這不是佛法。燃頂是什麼意思？諸位要曉得，燃頂是表法的，你要懂這個意思，著重在法，什麼法？就是犧牲自己，服務眾生，燃燒自己，照耀別人。不是叫你把這個身燒掉，身燒掉能有多大的光明？你能照幾個人？說老實話，你身燒掉的光明還抵不住這一盞電燈。這是叫你用智慧光明去照耀一切眾生，是這個意思。

頂上燒的三個疤不叫戒疤，叫香疤，一想到這個就知道我在佛面前發過誓，「我要犧牲自己，我要上求佛道，我要下度眾生」，是叫你看到自己燒的香疤就要想到這樁事情。燃燒自己就是犧牲自己，犧牲就是一切名聞利養我統統都不要了，乃至我的生命犧牲了也在所不惜，我要為道、為法、為一切眾生，是這個意思。並不是叫你把滿身都燒掉，跳到火坑裡把身都燒得乾乾淨淨燒成一堆灰，於你自己有什麼好處？於眾生有什麼好處？一點用都沒有。你要懂得這個意思，要懂得燃身真正意義的所在，不要死在文字之下，死在事相之下，那就錯了。可見得，身之燃與不燃沒關係，不能說西

藏這些喇嘛、活佛他們不燃，他們的道行就不如我們，錯了，他們比我們高。人家真正犧牲自己為佛法、為眾生在服務，我們燒遍了還是自私自利，燒這麼多幹什麼？到外頭招搖撞騙，你看我多有道行，人家只燒三個，我滿頭都燒了，滿身都燒了，你們都要來恭敬我、來供養我。魔！妖魔鬼怪，那不是佛。這就叫作怪，這就叫招搖撞騙，這就在佛法裡面用這種手段來偷盜，欺世盜名，貪圖名聞利養。這是不懂得真正的意思，說到這個地方順便給諸位講講這個道理，曉得燃身的意義所在。

「含靈致命」，含靈就是指這些有情識的，他們喪失了生命。『亦乃信施難消』，信施，正信的在家佛弟子他來供養你，來供養你為的是什麼？為的是培福。福在哪裡？為的就是叫你要弘法、要利生，你弘法利生他來供養你，他就有福報。為什麼？你弘揚佛法利益眾生的福，他有一分功德在，他供養你，使你身心得到安穩。你要是不弘法利生，換句話說，他這個福種在哪裡？沒有種到，沒有種到那就是債務。債務將來要償還的，為什麼？他沒有得到福，他的錢不會白丟掉，將來一定還要如數奉還，這就是所謂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；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還」，就是這個道理，沒有不還的。『雖復出家，何德之有』，這是常常自己要反省，雖然出家，我們自己是不是有道、有德，我們能不能消受得了？

小註末後舉《毗尼母論》裡面的幾句話說，「受人信施，不如法用，放逸其心，廢修道業，入三途中，受重苦報」，引經裡面講的，這是我們要記住的，這話是佛說的。怎樣叫如法用？衣食不可以過度的享受，能保持一個最低的水準就夠了，不必要多衣，也不必要多食。《戒經》裡常講，「比丘常帶三分病」，什麼病？飢寒之病，不是叫你故意去害病，那就錯了。換句話說，穿不要穿得太暖，吃不要吃得太飽，心裡才向道；穿得太舒服，吃得太飽，道就

忘掉了。有多餘的就供養別人，供養一切眾生，修財供養、修法供養，這就叫如法用，拿來自己享受就是不如法用。換句話說，你用在道上、用在利益眾生上、用在傳播佛法上是正用，這是如法用。

【噫。夫欲出超三界。未有絕塵之行。徒為男子之身。而無丈夫之志。但以終朝擾擾。竟夜昏昏。道德未修。衣食斯費。上乖弘道。下闕利生。中負四恩。誠以為恥。故智人思之。甯有法死。不無法生。】

頭一個字這是以感嘆來開端，句句話都是勉勵我們、激發我們的。前面說過出家要出三界之家，諸位想想，三界的家要是出了，世俗的家那就不必說了，當然離開了。所以出家要把家的意義定在這上面，萬不可以說三界之家不想出，五欲紅塵不想離開，出了你自己的小家入了寺廟的大家，那就麻煩大了。在你自己的小家，你造的業淺，入了這個大家，你造的業就重。不要說別的，就說你一生沒有過失，平平常常的這樣過下去，剛才說過，信施難消，十方供養的這碗飯就那麼好吃？不好吃，出家人這碗飯比街上乞丐要來的飯難吃得更多。乞丐要來的飯將來不要償還的，為什麼？那是人家給他的，不要還的。出家人吃這一碗飯要還的，他來恭敬供養，我是到你這裡培福的，你沒有福給我那可不行。他不是可憐你、憐憫你才給你，不是無條件給你的，是有條件給你的，你看看多麼不容易。你在世間無論經營哪種行業，所賺得來的是利潤當中得來的，也就是說，交換條件當中得來的。佛法也不例外，你要是不給眾生真正是為眾生的福田，那就不得了。怎樣才是眾生的福田？出家就是，但是要出三界之家，絕不是出你自己家裡田宅之家，那不行，那不能為眾生的福田，要真正超三界了生死。

你要想出三界之家，必須要斷五欲六塵，這幾句話是從反面上看，意思都看出來了，欲出三界之家，你要是沒有『絕塵之行』，

必然要『上乖弘道，下闕利生』。絕塵，絕是斷絕，塵就是五欲六塵，換句話，五欲六塵我們一絲毫都不能沾染。不是說不要，不是說離開它，是心裡面沒有，事上要有，為什麼？你要利益眾生，要弘法利生，要拿五欲六塵來做弘法利生的工具，你不能享受。寺廟裡面為什麼要建築得這樣清淨莊嚴？台灣這些小廟，說實在話是非常簡陋，諸位要是到大陸上去參觀參觀，或者你們將來有機會到日本去看看，寺廟都是宮殿式的。在從前，跟帝王所居住的一樣，金碧輝煌，不是普通人家能夠造得起這種殿宇，廣大的園林。為什麼要這樣建築？這樣建築就是為利益眾生的，絕不是出家人自己享受的。

你看看大殿可以容納幾千人，出家人所住的，不說別人，住持老和尚他自己享受的多大房間？方丈，一丈見方，他住的地方就這麼大。你就曉得，一切的信施都是為了弘法利生。為什麼要那麼大的殿？殿是講經說法、做佛事的，必須要讓那麼多人能夠容納得下，大家坐在這個地方身心舒暢，他才能夠接受佛法。殿宇一定要莊嚴，心裡才生恭敬心、才生歡喜心；如果是破破爛爛的房子，你一進去恭敬心生不起來。所以一定要建得富麗堂皇，一定要有廣大園林才能夠收攝人心，這叫如法而用。如果你是一個老和尚，一個人住個三間、五間，那就是你自己享受。你看看古德，地位再高，名望再重，他自己住的房間方圓一丈，就那麼一點點大，那是他自己安身的所在。這是講到如法，這是講到絕塵，絕塵是這樣一個絕法，不是不要，要它來做利益眾生的事業，萬萬不可以自己去享受，這叫絕塵。

如果沒有絕塵之行，就是一切供養自己一個人在那裡享受，那就錯了，那就是底下所說的，『徒為男子之身，而無丈夫之志』。這個「丈夫」，講的成佛，佛是大丈夫，換句話說，沒有佛菩薩之

志，丈夫就是指的佛菩薩。我們也是人，佛菩薩也是人，我們為什麼不能成佛作祖？反而是『終朝擾擾，竟夜昏昏』，白天胡思亂想，身心不安，夜晚昏沉，迷惑顛倒，這就是罪孽之相。給諸位說，醒來的時候腦子裡頭妄念多，是罪業之相，睡覺的時候昏沉，或者用功的時候昏沉，這也是罪業之相。這種相，要想方法對治，昏沉就多拜佛，掉舉胡思亂想的時候就修定。實在講，拜佛也能修定，拜佛的時候一心恭敬，拜佛這個方法既可以對治昏沉，又可以對治掉舉，確實是一個好方法。再有一個方法，背誦經典，背誦經典也能夠對治昏沉、也能對治掉舉，你一心想著背的經文，妄念就不會起來了。所以你們年輕人最好是背《楞嚴經》、背《法華經》，你要真正有決心去背經，什麼妄念都沒有了，心自然清淨。也不會打瞌睡，常常要想到這一段的哪一個字，要清清楚楚，不能忘掉，行住坐臥都在用功。你想想看，這個就是身心都在道上，這多麼自在，實在講，就以人生來說，是最高的享受，普通人享受不到，這樣信施你才有資格消受得了。出家人能消受，給諸位說，在家人也能消受，在家人如果你真正心在道上，十方供養也能消受。能消受、不能消受是問你有道、沒有道，不問你在家、出家，諸位要懂這個意思。

『道德未修，衣食斯費』，你要是不修道、不修德，衣與食都叫浪費。『上乖弘道，下闕利生，中負四恩，誠以為恥』，「乖」是違背。這個地方三句是出家人本分裡面的三樁大事。出家是為什麼？諸位都曉得，所謂是如來家業，如來家業是什麼？就是弘道、利生、報恩這三樁事情，這就叫佛事。「弘道」的弘是弘揚，將佛道發揚光大。你看看玄奘大師他在剛聞佛法還沒有出家的時候，那時候出家要考試的，他的年齡不夠，我記得好像他只有十三歲。考試官說，你年紀太小了，問他為什麼要學佛、為什麼想出家？他說



了八個字，「遠紹如來，近光遺教」。考試官馬上就批准了，年紀小也准了，這個志太了不起。紹就是繼續的意思，就是他要繼承如來的佛法，發揚光大，這個志還得了！他出家之後果然做到了，這就是弘道。唯有弘道才能夠利益眾生，唯有弘道才能夠報恩，所以三樁事情的根本是在一樁事情上。諸位想想，你要弘道一定要修道，你不修道你拿什麼來弘道？一定要行解相應，你要明理，要有慧、要有定、要有志、要有福，福慧雙修，定慧等運，這才能弘道，才能夠利益一切眾生。什麼樣的根性就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度他，他有什麼樣的苦難你用什麼方法去給他解決，叫他離苦得樂，唯有弘法利生才能談得上報恩，報佛的恩、報父母恩、報師長恩、報一切眾生恩。這三樁做不到是出家人的恥辱，這是我們自己要曉得的，不出家則已，出家就專幹這個事情，換句話說，出家是專門弘道。

諸位還要曉得，經懺佛事在釋迦牟尼佛那時候沒有，不但佛的時候沒有，傳到我們中國來，在魏晉南北朝到隋唐都沒有。從前寺廟裡面做的是什麼工作？就是弘道。過去寺院的工作是三樁事情，翻譯經典，就是譯經院一樣，翻經是一樁大事情；講經，翻了之後講解，法師天天講經；大眾依這部經典的方法修行。依方法修行不是大家在一塊修，各人修各人的，所以沒有早晚兩堂功課，沒有，各人修各人的。是一些人懈怠，煩惱重了，只研究經典不修行，這就變成所謂「說食數寶」，不幹了。這種情形之下，祖師才發慈悲心想了一個方法，這就是大家曉得的「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」，他們兩位法師合作，一個有福報，福報大，一個有智慧，我們建大叢林，建大的寺院，把出家人統統召集起來，你們到我這裡來住，我們在一塊兒共修。

定上五堂功課，五堂功課一定要參加；換句話就是依眾靠眾，大家看著，你不修不行，大家都修你一個人不能不修。這個方法就

是逼著你修行，強迫著你修行，你一個人會懈怠，沒有人看到你，五堂功課大家都看到你。這就是以後所講的依眾靠眾，我們自己一個人業力太重，懈怠、墮落，跟著大家在一塊不敢墮落了。四點鐘大家都起床，你不起床不行，不起床就要受處分，要打香板，非得要起來不可，就不敢睡懶覺了，是這個意思。唐朝以後才定上功課大家在一塊修行，百丈大師以前沒有，沒有說大家在一塊做功課的，沒有，各人幹各人的。只有在聽經的時候大家在一起，你看佛講這些經典，每部經講到最後，「信受奉行，作禮而去」，去什麼？各人幹各人的，他這部經聽了，他相信、他接受了，道理他明白了，他可以遵奉這個去修行，拜一拜佛去了，他自己去修行，而不是一塊共修。共修是我們中國祖師定的。

至於經懺佛事這個事情，我過去在大專講座聽到道安老法師說過，我自己沒有做這個考據。道安老法師說，這個事情起源是在唐朝安祿山造反之後，就是郭子儀平定叛亂以後，國家傷亡，許許多多的這些官兵以及老百姓死難的人很多，所以國家就請高僧誦經，等於是開一個追悼大會，每個戰場都建一間寺廟請高僧大德來誦經超度、追悼。國家這麼一做，到以後民間也就成了一股風氣，民間自己家裡老人過去了，也請個法師來超度一下。這在過去是附帶的，不是寺廟裡面正經的事情，而且那時候超度都是到人家裡，寺廟是講經場合，怎麼可以給你做這個事情？可是事情演變到現在喧賓奪主了，把附帶的事情變成主要的事情，主要的事情沒有了，這佛法才衰了、佛法才滅。

今天要想佛法興，不是辦佛學院，佛學院興不了佛法，還是要恢復過去的辦法，寺廟裡面要天天講經，要領眾修行。換句話說，叢林的規模是沒有辦法恢復起來，叢林的精神要恢復起來。我這一次在南部講經，煮雲法師我跟他商量就是商量這樁事情，台灣能夠

有一個寺廟帶頭做一個標準，我們台灣地區一千七百萬同胞就有福報了。每天講經四個小時，念佛四個小時，行解相應，我們也不必辦什麼佛學院。他弄個佛學院的名義主要是想把我套住，我說你這是孫悟空的緊箍咒，他要把我套住，不讓我走。在市區裡面便利在家的聽眾，所以講經上午講兩個鐘點，對內，對裡面的人講；晚上講兩個鐘點，內外都有，外面在家的信徒都可以來聽。早晨，早課念兩個鐘點佛，下午念兩個鐘點佛，一天念佛四個小時，研究教理四個小時，這是共修的功課。其餘的用功是個人用自己的功，你拜佛也好，你看經也好，你念佛也好，那隨你自己。要建立這樣的一個道場，不應酬經懺佛事，頂多一年做二次、三次法會，以這個法會的收入來供給常住的開銷，就夠了。至於經懺佛事，要有信徒，有我們自己蓮友的，有兩個人或四個人到他家裡去，不能到寺院裡來做。就還是要恢復像唐朝那時候的辦法，我們佛教的精神、佛教的面目才能恢復。所以它是學術，有學有術，這三樁大事才能夠做到，就是弘道、利生、報恩。

『故智人思之，甯有法死，不無法生』，因此一個有智慧的人他能夠想得到，寧可有法而死，不可以無法而生。無法而生是造罪業，有法而死，死了也生好地方去，也不會墮落。如果反其道而行之，那就是愚人，那就是迷惑的人。迷惑的人是寧無法而生，沒有法他可以生，你說有法叫他死，他不幹，他不願意，這就是所謂貪生怕死，所以道與無道他不管那套的。由此看來，前面大師教誡我們信佛不容易，真正相信，他可以不顧生命為法犧牲，這是真正信佛。不能為法犧牲的，根本他就不相信佛，這就是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說「裨販如來」一類，拿著佛法當商品在外面招搖撞騙。末後兩句是這一章的結論：

【徒自癡迷。貴身賤法耳。】

這一段是完全從反面說，雖然心裡想出三界，可是你擺脫不了煩惱，雖然身出家了，弘道、利生、報恩都做不到，這是十足的迷惑、愚痴。這一類的人所謂是『貴身賤法』，對於道、對於法沒有看在眼裡，對於自己的享受看得最重；換句話說，就是自私自利。真正信佛悟道之士，他的看法、他的行法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，貴法賤身，身體的生死、勞累在所不惜，法重要，道重要，我們所求的就是求法，所為的就是為法。這一點我們要多想想，我們自己有沒有犯這個毛病？沒有犯，要以此自勉；如果有犯這個毛病，要老老实實的痛改前非，回頭是岸，使十方齋主供給我們的四事供養都能夠如法，幫助我們成就道業，幫助我們弘法利生。這樣我們接受齋主的一切供養是問心無愧，我們接受起來，我們對得起他，我們替他做了事情。

再看底下第五章，「淨修三業第五」，這章文比較長一點，你看願力有了，善知識也遇到了，衣食也不缺了，這時候就要叫你入道。淨修三業就是入道，這是入道的前方便。

【貪瞋。邪見。意業。】

『邪見』就是愚痴，貪瞋痴。

【妄言。綺語。兩舌。惡口。口業。殺。盜。婬。身業。】

這是十惡業，不造就是十善業，造作就是十惡業。

【夫欲志求大道者。必先淨修三業。】

十善有上、中、下三品，上品十善是諸佛菩薩，中品十善是二乘聖者，下品十善是諸天，這些人所修的。三業到極清淨是如來。三業清淨，我們發心修道要從這個地方打基礎，三業清淨才是真正的法器。大師在此地不厭其煩重複的給我們說明，前面也曾經說過，此地到淨修三業一開端又給我們提出來，可見得三業清淨太重要了。下面再一樁一樁的給我們說，怎麼樣修身業、修口業、修意業

【然後於四威儀中，漸次入道，乃至六根所對，隨緣了達，境智雙寂，冥乎妙旨。】

這幾句是修道人的正行，也可以說，前面三業清淨在修法裡面講是通途，不但修道人要修，普通一切人都應該要修，這是修德，是道德的修養。出家人以三業清淨為基礎，再更進一步，『於四威儀中，漸次入道』，四威儀就是行住坐臥，這叫四威儀。四威儀裡面，要按照《戒經》，也就是向佛菩薩學習，佛菩薩行住坐臥是什麼樣的方法、什麼樣的態度，我們要跟他學習，這樣漸漸的才能夠入道。四威儀要是把它總結起來說，不外乎一個屬於境界，一個屬於智慧，一個是智，一個是境，智是能觀，境是所觀。前面講行在般若，我們不能夠離開般若的，境我們可以說是前五度，前面的五度都是屬於事，般若是屬於理，理觀事修，就是三業造作都不離開智慧。智與境再說得親切一點，就是我們一天的生活行為，就是日常生活，我們眼所見，眼是能見，能見在修行人跟不修行的人不一樣，修行的人的見是用智去見，就是用般若去見，用性見；不修行的人用識見，識就是分別，不相同，識是妄心，性是真心。真心見，佛法裡面還有一個名詞叫觀照，觀照是用智去見，智是觀照，識是分別。這就是修行與不修行不相同的地方。

所見的境界是相同的，凡夫也是見這個境界，聖人也是見這個境界。能見不一樣，能見以般若去見，見到境界的真相、實相，要是用妄心，就是分別執著去見，見的境界叫妄相、假相，《金剛經》裡講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是見的假相；如果你用般若去見，凡所有相皆是實相，可見得不相同，一個是見到假的，一個是見到真的。真的與假的不是兩樁事情，是一樁事情，是在一個境界上，一個是見到真相，一個是見到假相，見到真相的，心裡頭不沾染

、清淨，見到假相的，心裡面迷執。迷的現象，一個是想得，一個就是排斥，他有得失，見到真相的沒有得失。譬如我們以眼見色來說，見到歡喜的他想求得，想得到它；不歡喜的他不要，想排斥它、想離開它，這就是妄境、妄相。見到真相的時候，他既沒有得到它的心，也沒有排斥它的心，見得清清楚楚，心裡面不起念，就是不起分別，不動念頭，境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這是以智見。

四威儀當中，漸次入道。『六根所對，隨緣了達』，不外乎日常生活當中這些事物，最好是像佛菩薩隨緣了達。「隨緣」，不可以攀緣，隨緣是自在的，隨緣是清淨的，隨緣是真正之樂，裡面沒有苦，攀緣就有苦了。「了」是明瞭、了別，不是分別；「達」是通達，一切事理、境界都明白，一點都不迷。『境智雙寂』，如果有一個境，有一個智，這個相還是個動相，還在迷裡。說境、說智是不得已而說的，你懂這個道理，也不要執著那是境界，這是能觀之智、那是所觀之境，你一分別就錯了。所謂道講到究竟極處，也就是講到真實處，就是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」，一起心動念就錯了，一開口就錯了，所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那是講真的。但是真的果然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無說無聞，對上上根性的人行，一點他就開悟了，對中下根性的人來說，他一點都不得利益。換句話說，有言說、有指示，這個方式、這種教學法是對中下根性的人來講的，高級的教授沒有言語、沒有文字、沒有言說。雖然有言語、有文字、有言說，諸位要記住，這是個指路碑，你看《金剛經》裡面告訴我們，「離文字相等持」。如何受持金剛般若？要離文字相、要離言說相、要離心緣相，離一切相即一切法，一定要做到境與智雙寂，二邊都不著。

『冥乎妙旨』，妙旨就是所謂中道第一義諦、諸法實相、真如本性，你才真正能夠契合、真正能夠證入，這是功夫做到了極處。

從哪裡做起？記住，從四威儀中漸次入道。這個地方雖然文只有六句話，從最初入門到證得無上道，這六句話都包括盡了。「冥乎妙旨」就是圓滿菩提，證入到如來果位，這麼高的果位還是從四威儀當中做起。小註裡面說，止觀裡面說明「陰入處界」，《楞嚴經》裡面講「二十五圓通」，統是講這個道理。止觀與《楞嚴》，你看好長的一段文字，這個地方就六句話，這六句話就是《楞嚴經》二十五圓通章的結論，也就是四科七大的結論。可見得大師的文章言簡而意賅，文字非常簡單，意思非常的寬廣，有無量的深度在其中。這一部書如果你們有興趣、有志願，要是能夠背熟的話，也是受用無窮，為什麼？等於在修行過程當中，它是一個旅行指南，旅遊的指南，你把這個東西背熟了，熟在心裡面，你菩提道上就清清楚楚，真正是處處逢源，不會再迷惑，不會再走錯路。它的文字並不多，只背本文，不要管註解，註解你自己參考，解其義就行了，文把它背熟。向下的文分身、口、意三大段，第一段是講修身業：

【云何清淨身業。】

第一句是個徵起，是以徵問的句子來發起。

【深自思惟。行住坐臥四威儀中。檢攝三愆。謂殺盜婬。】

開頭說我們怎樣才能夠把我們的身業修得清淨？底下就給我們解釋。『思惟』要加上個『深』，淺了不行，沒有用處的，自己要深深的反省。行走的時候，住是講你站立在那個地方，或者坐在那個地方，或者睡在那個地方，我們身的形態不外乎『行住坐臥』這四類。這就是說一切時、一切處、一切形態之下，你都要深自檢點有沒有這三種過失？哪三種？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，要想這三種。這一句在這裡是提起一個綱領，底下雖細說，也不能說得太微細，只是略加以深說而已，細說在一切大經大論裡面，在一切《戒經》裡面，你細細去研究。譬如這裡面多半是以十善為綱領，諸位可以讀

《沙彌律儀增註》就很有受用。

【慈悲撫育。不傷物命。水陸空行。一切含識。命無大小。等心愛護。蠢動蜎飛。無令毀損。】

這一段是講不殺生，從殺業上開拓來，不但不殺，而且要運用平等的慈悲來愛護一切眾生。所以先教給我們以撫育為本，其次是『不傷物命』為我們的行持。『慈悲撫育』是我們的發心，我們對於一切眾生之類都要愛護，都要有撫育之心。「育」在此地是一定要教育，人所以異於禽獸就是在教育。我們第一天第一堂課開宗明義就給諸位說明，佛教是教育，這一點要認識清楚，我們與佛是師生關係，沒有教育什麼都不能成就。佛度化眾生是以教育為第一，過去帝王統治國家也是以教育為第一。你看《禮記》裡面講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建立一個國家，君民是領導全國老百姓，什麼是第一？教育、教學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就看教育的成功與失敗，一個家庭的興衰也看這個家庭有沒有教育。其他是假的，你再有錢有勢都保不住，唯有教育是大根大本。你家庭真正有教育，世世代代都不會衰，能夠保得住。

佛法能夠綿延到今天靠的是什麼？教育，所以佛法只有興旺，不會消失。為什麼？它是以教育為基礎的。其他的宗教靠不住，將來都會滅亡的，為什麼？它不是以教育為主，它是以神權為主，哪一天要不相信神它就完了。西方現在科學發達，到月球、到太空了，大家不再相信有上帝了，那個教要不相信有上帝，那個教就不能存在，連根都拔掉了。我們佛法好，我們佛法講教育，講真如本性，講清淨心，這你不能不相信，心地清淨光明，自在安樂。你要不相信，你自找煩惱。所以它不寄託在神權上，這是一定會興旺的。縱然在末法時代，釋迦牟尼佛的法運，末法有一萬年，咱們末法才過一千年，還有九千年，後頭好運還多得很。不要看到眼前衰，眼



前衰是短暫的現象，正如同我們中國歷史上三武滅法一樣，那時候也是衰到極處，可是這個時期過去之後，佛法立刻就蓬勃興起來了。所以撫育非常之重要，我們要常存慈悲之心，愛護一切萬物，培育、教育他。

「不傷物命」，不但是動物，連植物我們都不傷害。『水陸空行』，水裡面是魚類、魚族，陸上是獸，空中是鳥，指這些『一切含識』，就是一切動物。『命無大小，等心愛護』，要生平等心。

『蠢動蜎飛』是指極小的動物，像螞蟻、小蟲，這在靈識上來說是最愚、最下的，這些小動物我們都不傷害，在《華嚴經·淨行品》裡面諸位可以看到。雖然說不傷害，可是無意當中傷害的還是有，走路的時候不小心踏死螞蟻，一天要踏死多少？哪裡能說走路細細的看清楚，看了半天腳再挪一步，這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無意當中我們每一天都殺害眾生生命。這不是說沒有慈悲，實實在在是我們自己道業不夠，業障太重了，我們沒有天眼、沒有天耳，沒有神通，阿羅漢走路離地四寸，我們辦不到。羅漢走路離地四寸，小動物他踏不到的，不會傷害，我們沒有到那個程度，一定會有傷害。所以要常常要讀經、要念佛，修法給牠迴向，不是我有意的，是過失當中，甚至於殺害了自己都不曉得。總而言之，一定要有平等愛護生物之心，要有護生之心。如果沒有這個心，那是錯誤的；有這個心，我們力量做不到，那是另外一樁事情。努力的修道，道業成就了都能辦到。今天上午就講到此地。